

集部

默堂集卷十六

宋 陳淵 撰

答翁子静論陶淵明

所論王摩詰責淵明非是精當頃聞之蘇黃門稱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人為嫌欲已則已不以去人為高飢則叩門以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若此語深得淵明之心矣今公所謂真者無乃幾是乎雖然此語可謂深得淵明之心而不可謂義之盡也淵

明以小人鄙督郵而不肯以已下之非孟子所謂隘乎仕為令尹乃曰徒為五斗米而已以此為可欲而就以此為可輕而去此何義哉誠如此是廢規矩準繩而任吾意耳孔子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又曰行義以達其道淵明至處或幾于道矣于義則未也舍義而言道自聖學不傳之後其弊至今尚在則佛之徒是已淵明何幾乎蓋孟子之言氣以為配義與道若曰配義而已則於體有不完配道而已則於用有不濟彼舍義而言

道則是有體而無用也而可乎體用兼明此古人所以動靜如一而聖學所以為無弊也今言淵明氣象雖萬鍾不可留數頃公田其能挽住耶是則然矣然不顧萬鍾一也至于孟子則去其君必有謂焉何哉徒得其義而已此不可不辨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愛其人嘗學其為人淵明固賢於晉宋之人遠矣於此竊有疑焉過承語及不敢自默恐或未然更願垂教

上皇帝代阮粹孟

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間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吴之書撃刺行陣坐作進退之法與夫歴代謀臣猛將竒正相生虚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謝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路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蓋自堯舜夏商周秦漢以来迄于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安危治亂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臣所知揆之如辯白黒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馳駟馬

而行于四通五達之衢唯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絕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講于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辯風氣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斁較天性之能否别民力之勇怯究俗習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反而自觀亦以觀世胷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過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居邈在閩海之陬爰自勝衣以至今日游泳太平

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雖欲自效其道無由是以泯默退處自同寒蟬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為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俾臣求試禮部謂縱罷黜例當得官臣以家貧急以禄養間關遠来至會稽遇故人為守將留臣逾月是時睦寇方跳梁于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擒戮實無足慮臣獨言兇牖繩樞之子一旦猖獗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口曰是難與他人計者當

槖書北去言之君父庶幾萬有一達焉其遇不遇雖死無悔及臣来京師試於禮部不偶幸與廷對復處下列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富貴令臣命窮如此借使其術不疎亦必無補于事以是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臣令既歸勢不可遠去膝下遂至老死巖穴而生平所志終不能少攄一二以報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顧欲與麋鹿相為春秋草木同歸于盡何果於自棄之甚也於是洗心易慮追書曩時所自得者為兵

說十篇雖辭意猥淺計策無取引脰長命白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獻之闕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奢不能以口舌難也然無救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臏尤精密而屢有敵國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夫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況如臣十篇之說言不能達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況草竊末誅上

自朝廷下至布衣韋帶之士奇謀碩畫日陳于黼座之側蓋必有瑰偉絕特之論過於臣萬萬者方斯時也持其狂瞽欲以上動晃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取劉璋者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如其說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夫言豈可以一概論哉惟真知兵者為能言惟善聽言者為能用耳今臣區區之忠欲以自見非適為利文雖不工志或可取陛

下幸聽臣言以為不欺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畧以裨主帥或能為陛下安反側之心收散亡之卒使偽齊腹心内潰黨援外離割裂縻潰卒於無以自植臣于是蓋不能無分毫之助矣干冐雷霆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説十篇并書一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

代人上杭州守

某不肖往歲備員屬吏得以瞻望風彩日聞謦欬之音

竊謂凡人之所能者閣下皆能之至于閣下之所能者人未必能也以是進而踧踖聽命則不敢阿諛以求附退而奔走服役則不敢矯激以為髙異同之論無以發其愚可否之獻無以貢其直衮衮稠人廣衆之中眇然若無見也葢嘗黙窺盛德之一二私切志之以謂他日幸而有所施設以所嘗聞推之於是庶幾有以乘時而御變又念流落蹇滯之迹年將五十顧亦何求於世借使不能自已其誰實與之去年秋求試漕臺偶為有司

所錄意造物者稍復見憐俾更仕籍既而又為禮部所
點自惟薄命何敢怨尤而飢凍迫之不免從官令得官
江西將就食于窮僻寂寥之境日遠君子恐遂為庸人
之歸因循以老顧平生所以向風願學之意思欲一備
掃除之役而不可得者有 如不言終于委棄閤下亦何
從而察其心乎此某所以不避飾說之嫌歷陳仰慕之
萬一也某聞之天下之事無甚難非其人則難亦無甚
易得其人則易難易不在夫事而在夫人之得失此為

天下得人古人所以汲汲而不敢後也閤下所臨錢塘為東南一都會素號繁劇難治比年兵火之餘比之他郡其害為甚蓋其地仍錢氏割據之舊繼以本朝鉅公偉人之餘烈民生其間不見兵革戰鬬之苦者二百餘年異時瑩皇之廣可容千人而門闑之制甲於淮浙與夫浮圖仙聖之宫富人大家之室樓觀倚空金碧照映曩所謂宏麗壯觀之處十失八九此其害所以特甚而與江山雄傑之氣相稱一旦燔燬僅存州宅繼復被災

治之所以益難也自衆人觀之方財殫力屈之際欲復其故積以二十年之功猶懼不完今閣下来此曽未再秋而荊榛瓦礫之墟化為重簷廣廈之麗丹漆雕繪爛然溢目至於增城浚池益侈其舊而上下怗然不以為病此其計果安出乎而閣下動容嬉笑無以異於平居無事之日所以游刃餘地其必有道矣然則人之所難者誠閣下所易也方閣下之司漕計也公私之用裕然有餘人以為善於理財及其為中執法也上不畏雷霆

之威下不顧權貴之勢人以為長于論事自茲出守建
安寬而不弛猛而不殘以寡取為富民之要以不擾為
安民之本惠澤甚博既久而人益思之逮移錢塘其事
業章著暴白卓犖瓌奇蓋又如此昔汲長孺在朝淮南
憚而寢謀雖以人主之尊不冠不敢見也故其忠誠義
氣形於出使則有發倉之仁顯于治郡則有清靜之政
然積薪之論或譏其褊豈其學有所未至今閣下有强
明英偉之姿愛民利物之志而輔之以精深博辯之學

故隨其所歷卒能有濟方古名世之士猶將躡而先之則其胸中所藴豈淺之為丈夫者所能測哉然其嘗謂古之所謂智者審度以趨於是而已而所謂才者剸裁以適其宜而已乃若才智過人而氣或不足亦不能行則氣也者才智之所待以有成者也蓋天地之氣其稟之于人與形俱生與神同運充乎四體而不見其畛而人之在天地一氣之内猶魚之泳于水也夫能内外合一同然無間則體之充者固已塞乎天地之間矣以是

行乎萬物之表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儀秦不能逞
其辭賁育不能奪其勇雷厲風飛而莫測其迹山藏海
納而莫見其礙故語其剛大無以尚之此天下之士所
以俯伏聽從而莫能與之抗也故某論閣下之德所以
獨立不懼者惟其氣之剛大而已其非有得于此乎某
之仰慕誠在于人之所不能者其非有得于此乎某之
仰慕誠在于此夫以某之不肖非敢自謂粗能識閣下
之所存也然凡令出于閣下之門而閣下借之齒牙之

論前拂而成就之者蓋亦未必皆能識之而某也獨以輿泄壓冗不獲自躍于鑪錘之末則令日之言其可已耶惟閤下留意而誨祭之豈勝幸甚干冒台嚴伏增惴悚

見余縣丞 代人

某聞之人游乎陰陽之一氣猶木之浮于海風波之中偶然相值蓋萬有一焉不可必也已過而復睽後將冀其復合是則難矣以閤下之聰明器識出乎天性翺翔

學校曾未數年遂擬高第而又生長于公卿達官之家其氣勢之盛足以吹嘘枯槁轉爲陽春稍借扳援則亦鳴佩曳履于朝廷之上矣顧乃俳徊迂屈左爲縣佐辱臨敝邑此固不得而得者而其也衣食于奔走留連他方久而忘返令玆不幸遽攖大故杜門假息喘喘于苫塊之間偶未即死適當閣下來暮之日躬竊餘庇亦所不自期也夫以閣下好賢樂善之誠心與其向風懷德之勤意俱不期至此若於此時猶以喪服自拘不復仰

干將命以道其區區之心一旦閣下驟被識擢且去為教導之官遂梯貴近而某以孤苦摧毀奄然就木是終不獲親聞謦欬之餘論矣比之浮木幸會于今日又將趑趄不進是果何時而復合乎此某所以不知容貌之不足以動人而以不腆之辭墨衣扶杖布顧見之心於下執事也閣下其察之進退惟命

答陳了翁右司

淵於易書嘗習讀其句讀而已比連辱兩書皆以所得

易之精微見教自量不肖何足以當此意反覆玩味且幸且慚所論自貢至頤凡八卦發一義例引而同之使參差不齊者如魚貫柳又以孔子之教人曾參之日省孟子之存養舜之孜孜為善與夫大學致知格物之意參錯其間事理互融義語俱妙而始終連絡曲當人心乃知古之作書者非獨措意圖備其造語立言亦無不該徧也此可以傳不朽矣而以淵之初學特辱教之淵安能受之而不慚乎當更熟讀而精思之恐日後于此

不能有所進也存其心養其性使所居不狹以達夫大者之大至於蕪梗廓然不為吾礙進而得所止矣而又自視欿然不有其大勞謙以終之然後不為小人之歸淵既粗聞其概矣若乃學易之道以維為要體之于身其維安在生生之謂易豈續維絕之道乎又恐諸行無常事屬生滅有生有滅不可以言易矣夫維絕而復續可也然而曰固我之維又曰舍我之舟何也舍舟而不易維可乎所謂物不格則易而無體易而無體則不足

以見易如是則易未嘗無體也而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何也此豈所謂體者無體之體乎孟子曰必有事焉格物而物格之謂也以是爲易信乎其有體矣而今之爲易者離人而言易故常措易于無用之地是以涉有者滯色而入無者墮空而易之道喪矣然則舜與曾參之所有事者彼何足以知之向非左右以高明之學廓古人所未發其孰能至此賁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以剛爲體而柔以文之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以柔爲體

而剛以文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天文也其亨者以剛勝其小利有攸往者以柔勝而已夫柔不可以偏勝也舍車而徒以有趾也寧徒而弗乘顧吾之義而已自強之道也而賁之所以亨者以剛勝也故賁之趾爲賁之初焉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行者自行也尚何待乎至於白賁則見素抱樸無所事乎外之文也故憂患不能入焉是以無咎而得志得志不在外故也然既謂之白而曰無色者豈以白可以受采而本無色也耶四教

之所以先聖人施教於人也故宜先易而後難力行之所後教人以爲已之學也故宜先外而後内此其所以不同也凡此雖不敢不對而亦不敢以爲然者也其疑者求解其是者求證如斯而已前書所謂震奮受震而非能自震者也抑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耳安能聞聞于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乎所寄語録序已領淨土觀音二記於似祖處見之用意精深皆非淺陋者所能究測也如有石本乞賜兩本爲重

答廖用中正言

承示邪說辨一篇誠哉是言也特蒙垂誨至感至感不肖亦嘗如此作文數篇其大概以謂今日之禍起于王氏王氏之學不熄則祖宗之治不復祖宗之治不復則中興之功不成中興之功不成則匪風下泉之歎近在朝夕矣夫王氏所謂道上不畏天下不恤民謗訕宗廟輕侮老成以異端為正道以公論為流俗尚功利之臣開邊鄙之隙長佞競之風啓欺𢿱之漸影傳蔓滋以至

今日遂使忠臣義士放逐而不伸姦朋逆黨猖狂而莫禁敵人侵侮二聖㫁越祖宗百數十年之基業一旦幾覆考其根芽所自證據甚明非特空言蓋存實迹若非條析而縷數之如前所陳以示天下期以掃除絶滅而後已則祖宗所以用人制法理財治兵安養百姓而綏服四夷之意何自而明而天下士大夫承陋守固之俗亦何自而知之乎夫士大夫天子所與共理者也于是有所不知而猶安於故習則所望以致中興者誰耶如

是則外侮復至而中原將無蕩平之日矣此非難知之事也何則王氏之學既已膠固入人心髓不可解矣而世無大人先生以道自任開迪而訓誘之又無縉紳大臣以天下後世為心排斥而禁止之其人往往隨時所尚以儌利達口談祖宗之美而實倍先聖之道者充塞海内恬無忌憚間又以邪説自文其誤以謂輕死節而外美名吾慮不如莊周重一身而忘天下吾慮不如楊朱同善惡滅禮學吾慮不如老聃樂閒曠避世患吾慮

不如佛之徒凡此皆發于王氏而成于偷安徇利之俗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薄亂亡而不悟此而不變今日之禍使誰救乎而祖宗已壞之基業將何以致中興乎蓋禍本起于王氏而今日之士夫皆其末流所教養而成就者也以禍易禍其為不可亦明矣故王氏之學其本不去去而又不能絕天下不可為也且申韓之術其流至於秦項之亂天下之民死者十八九以其無以熄之耳今王氏之學所以致禍幸未至此又幸有知其為

邪說者不圖所以熄之吾方為吾之說彼亦將為彼之說幸其自敗而自止耳萬一不敗又自以為是也吾恐聖人所以禁暴而止亂必不如是不果矣孟子曰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方孟子之在下使之不得作者有以辨之也幸而在上為楊墨者不從則如之何其亦用辨乎其將誅而絕之乎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或距之以言或距之以刑其道一而已矣吾將為聖人之徒其敢緘默而無

說乎畧陳所志非公無以發不肖之狂言

與龜山先生楊諫議

淵上覆上嗣位之初邊有兵革之事賴聖德已孚人心歸順醜類窮蹙即日奔潰乃宗廟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然前日頓革積弊多出于太上之設後來雖有旨凡擾民害物之事一切除去令官司悉意奉行敢有苟簡滅裂者寘之重典而監司守令尚懷猶豫申請待報遂使澤不下究為害豈細謂宜條舉縷析明示本意繼以

升黜則人知所向不敢沮格矣如郡邑之有守令雖不能盡知其賢否至於諸路監司豈不易察間有貪暴不法愚暗無識忸於舊習未遽悛革之人尚容居職雖名盡復祖宗法度誰為行之大抵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勢不可緩一失機會後將費力諸公議論既一上復見信正當此時不可憚煩須要一一為上深言之且多方汲引趨死不顧利害之人使之各出其力共致太平庶幾無悔若乃意指未定賞罰不明内外百官疑于趨赴

日復一日不見成效後之視今亦恐無以異于今之視
昔也比者頗聞四方俊彦稍復召用爲之竊喜然類皆
厭聞熟識之士深恐明目達聰尚或未廣夫求賢之路
不廣則所取以充位者必多舊人舊人衆多其間嘗歷
要官者寧無懼罪幸變之意夫以懼罪幸變之人雜然
並進操兩可之説挾嫉害之情萬一見聽大事去矣此
不可不早計而熟慮也昔元符之末一時忠義之士往
往集于京師弊源不除禍根猶在而臺諫議論唯務平

靜自以謂大中至正之道無易于此至有先朝老成剛毅素著者不復收名而異時罪首遺患後來者更見尊異識者寒心而諸公莫悟其非也未幾小人得志幽黨成市牢不可破蓋自辛巳迄于乙巳二十有五年間蠧國害民之政相仍無間太上雖灼見其事屢詔更革然卒不勝小人之衆作變作復遂至開邊隙來寇盜幾亂天下不有堯舜則祖宗基業何術可保令也天幸攘刼之餘帖然無虞小人之罪既得而天下所謂賢者又已

進用不以是時招致俊良期于無遺芟夷姦佞期于絕迹乃復因循果何所待耶如聞渠魁尚未伏誅遠方不得其實借使果不赦亦當播告海内使人人無疑然後可以責之自盡以奉其上也明道先生云變化人材易作成人材難盖作成之道非一朝夕乃若變化之則在朝廷之上示之以趍向而已如漢唐之初用以致治者皆異代所棄之人也豈必先有儲蓄然后可用哉今天下已任之人或無令名而亦未有惡聲者莫不欲洗心

向道秉時有為若朝廷之意堅確不移人人可使為善而成功矣亦在蒐收博取不求其備而已諫省久不除人丈人居是官天下共所嘆仰以為得人愚者一得之慮儻或可取幸委曲留意也始欲致書李左丞陳數事方其驟貴又且有功其勢懸絕恐言之無益又嘗論郡邑之敝為二十篇欲進于上亦未敢所懷鬱鬱不展因奉起居之問輒及一二不揆不揆

又

淵再拜霞行在雖去廬陵不遠然此地迂僻絕無所聞
邸報動經數月不到不審淮南賊盜已平百姓安堵否
詔音寬大而寔惠不及民此弊根源深遠未能遽革若
朝廷號令議之既審然後發庶幾必行則不至失信信
則民知所趨赴矣郡邑之官絕少陶汰頃者臨軒遣使
俾察吏之廉汚勤惰若務為姑息縱舍太甚則此行果
何為耶祖宗之法民聞其將復未嘗得利而已喜不自
勝所以安反側息鬬訟絕覬覦鎮遠服蓋已有其效然

小吏懐疑貳而不舉長吏樂因循而不察督責之政不施於其間欺蔽沮隔甚于前日只如止科率平税賦正官名募民兵此數事州縣令如何奉行監司郡守曾遵朝廷之意否他處不可得知江西一路則親見聞也無名之取以備緩急加耗之征未減常歳冗員雖去而粢籍仍舊游手蠹財而教閲無法朝廷之意非不美也而千里之外亦已如此欲使實恵及民不亦難乎夫號令不行徒為文具則朝廷不尊而紀綱日以不振民猶飢

之待食旱之望雨而積日繼月曾無毫髮之利以慰其心欲民心之不離不可得矣夫民心宗社之根本也今天下有叛兵無叛民則民心信若可結矣若必守祖宗之法而以愛民之意行之不為虛文專求實效則民將相率同歸膠固而不釋矣中興之功豈不可濟乎不然西北卒未可復東南又無以守之積薪之下其火已燃而暴風不已天下之勢安危之機判矣謂宜精求博訪有用之才凡有意于斯民而通知祖宗致治之意者俾

當監司郡守之選計東南所用之員畧更置之去者不必深究其罪来者責其見效歲月之間稍有可觀則黜陟勸沮之政加焉其誰敢不勉若乃邑之有令其數實繁不能徧察儻監司郡守真得其人間有可委以除授移易者聽其擇才不拘以法則貪汙殘刻頑鈍疲輭之人將無所容而積弊之害民者庶乎其可革矣其畧如此其詳不待多言也且行祖宗之法在得人而人材之乏莫甚于今日為上者常患乏材又不思所以收拾儲

養激厲而旌别之往者無及又將因之顧何以善其後乎此甚可慮也夫東南之勢如孫權之于吳劉備之于蜀觀當日所用之人所行之事與今果何如然僅足以觧紛排難而不能合天下為一由是知漢光武之再造為甚難而唐肅宗雖能削平僭亂使明皇復歸京師而不能使後世子孫以天下之勢取河北此亦不足怪也如救焚如拯溺奮不顧身猶懼不濟而朝廷大臣方且持禄保位朋黨比周以蔽君子玩敵欺侮莫此為甚此

而可忍其如宗廟社稷何其如二聖何計已在思慮之內何待晚進之言但因論東南今日之弊不覺縷縷及此幸勿以僭易為罪也

答陸伯任

伏承示責已論一篇良有開發中庸之書世之儒者近始知讀之然知其味者尚鮮不謂乃得吾友發揮而躬履之何此道之幸也子思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求仁而已唯仁之求何暇責人乎然公所

論固佳以鄙意觀之又似有未盡者如曰世有反此者終身用之而不自反是惡夫責人者之言也故爲未盡也孔子論仁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第能使在我者無不仁而已若夫好仁則已至于仁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已見其明垢復何在故惡不仁者去垢之說也好仁者其鏡之已明者歟此好仁與惡不仁者之所以異也故求仁而至于好則責已之道庶乎其能

盡哉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顔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其始也責已而已其終也至于無已可責矣然文詞窘迫非可以一言而足又或相待以明自有抑揚非見理者之病偶緣無事故相指點要以來佳論耳儻因寄聲更告詳見教也

與翁士特學士

淵輒以所見上浼聰聽東南在今日蓋天下根本之地異時苛撓之政未能盡革財殫力屈不可再擾比者經

制司不得已調發民兵所給錢穀皆出于官郡縣所有粗可支梧民未加賦也已而經司遍行剗刷毫髮不可輒用漕司又以募兵之餘封樁之外復督隨軍財物萬數不免取之百姓歲飢民貧所在草竊不禁重以科須萬一有意外之警何以處之令仁聖在上人心悅服必無可畏然疆埸未寧遠方疑駭亦似不可不過計也又閩中召募膽勇經由江西者六千餘人本以赴闕指揮經往似聞未有所屬若畿甸清野則至者無歸此輩稍

稍恣横久之粮盡計窮其將奈何惟天下大勢非小已所當僭論然如士將在經制幕中實任足食足兵之責亦宜反復熟慮也淵不勝私憂之甚惟勿罪率易為幸

又

淵昨者不量因論東南在今日乃根本之地而財力俱困復調兵督粮未已極為可慮未蒙見答教其不逮豈忽之耶為復令已行不可改耶令固無及矣然亡羊補牢亦當為後來計更冀留念也適有一事不敢不言亦

公所宜聞者江西十城豫章為會府其次虔與吉為大郡二郡守人提千餘卒合安撫司所領兵同赴京師之急安撫統一路自當急去若虔守雖去而憲臺在焉緩急猶有所頼唯吉守不宜輕動彼迫于勤王之詔未皇熟慮老拙蓋嘗為陳利害又不蒙見聽今既去行即到闕矣然自古姦宄竊發本無常形方時凋弊尤不可忽郡有守人所信服所以弭患于未然今綿地千里邈在一隅旁無强援遺而他之萬一有警誰任其責方公豈

弟慈祥克勤細務吏不能容其姦人甚安之數月閒發兵名募至于再三吏辦隨軍之物所費動以萬計府庫空之而民不以為病斯亦可見其措置有方矣乃過于畏慎勉為此行征車一動欀㓠四起雖旋擒獲終掃不盡非直鄙人以為深憂也夫以千百新收之卒進無所屬欲以何為若隨大軍或有毫髮之助蓋必有能其事者而非儒生之所可辦也令舍其所宜守强其所難堪非徒無益其害甚大謂宜俟其既至麾下即以所領兵

付之健者速遣還任責以守郡之效庶幾一方赤子有所依附豈非使司所樂為乎儻可以瞽言聞之中丞否此事蓋東南人利害東南之于天下猶四體之一耳一體受病餘體不得寧矣今江西諸處闗報盜賊唯處吉諸邑為甚念之寒心伏幸垂聽恕其僭易之罪淵不勝懇到之至

與廖用中中丞

淵再拜伏承以先丈朝請墓表見屬俾得序次其實豈

勝榮辛竊惟老成前輩潛德隱行未易窺測宜得當世大手筆妙于語言名高而位重者發揮晦微庶以取信天下昭示後世顧如不肖疵賤無聞辭意淺陋實無足取雖公愛予之厚出于誠意其何以當重念不肖昔年數侍先丈燕閒備聞誨飭又嘗于公祖得其平昔所志所為之一二蓋不可謂不知者而公又忘其奥渫畀冗眷然不置過以相託其敢以為辭但恨文字暗弱不能形容盛美萬一而衰退埋沒仰累下取之意雖勉强紬

繹粗能成篇輒塵視聽其如愧懼若何可言謹具録於

右伏俟裁擇

又

淵再拜自得北來之報惋恨憤欸幾廢眠食至今每上

心輒怱怱如不欲生頼令上入繼大統宗社再安天下

幸甚重念祖宗百敚十年基緒巍巍如此乃並無一人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難者遂使二聖播越皇族蕩遷

拱手不救嗚呼何其痛哉何其痛哉淵人微迹賤無足

比數懐不能已尚爾無以為情况如吾兄嘗被兩朝拔擢方以家禍坐苫廬中萬里聞之痛當如何近者諸賢皆名以此中絶不得郎報不知施設復如何似聞伯紀入覲議以大駕還東都建康之還復不果誠爾南北未分中興之功當可期也不知彼中所聞又如何何由晤見以盡欝欝之懐臨紙悵惘曷已

又

淵再拜前書叙說先丈得病以至臨終及公所以安厝

始終孝養甚詳讀之令人愴然不得釋者久之然人子之心何有窮已既襄大事又當念所以追報當如何耳慎勿過摧毀也又知贖得溪邊族人舊居葺治既畢老人得易簀于此想亦以為喜也不飲食七八日精神不昏但氣漸微即奄然而逝此所謂順其道得正命而終者蓋積行之報亦平生無外慕他營之驗也正叔先生臨去如此佛之徒至于坐亡立脫亦以無怛化而已初不殊也墓誌如此做不知可用否恐意或未以為然未

敢書去此等文字手生又不喜循常轍發明已所知者慮與公意不同然力盡此矣果以為可刻則續書去未晩也又郡中事多必一兩日方書得了而來人久候不皇故且令攜槀上呈耳後便告及其詳或改亦無吝示喻又不暇往復則陳子通亦自能書如篆額既煩子通并書丹亦佳名姓不必假他達官恐與求銘意不同如何如何

又

埋銘見眖甚符然少商量謝氏盖祔也謂葬于其宅則以謝氏為主矣季子之墓孔子書之不名著也今不名于子不可名其父也然則自為誌非也以辛丙記向面出于近世隂陽家古無是然謂向辛則據乙可知矣葬以丙午歲十二月甲申如是焉書之可也而又繼以卒哭之明日何也豈欲以卒哭推知其歿之月日乎古者既葬而虞遂祔廟然后卒哭然則未葬不廢哭也所謂卒哭之明日葬其言似不順矣今世俗以百日過為卒

哭亦起于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之禮顧後世隂陽家之説行士大夫葬期鮮有在百日之内者故以百日為斷非古道也此其可以為據而又以為節且以表見其殁之日月耶石已埋則無及矣或未埋請改鐫之如何墓表前題竊以謂當去服色而加致仕二字所作人姓名當附其末唯令天子及上字全行提起餘如國字名字之類只空一二字遇言公者勿提此古法也世俗尊所作文之人於前凡遇稱亡者輒空字不可效此屢經

持論謾及之恐可助思慮也碑字如苦要不肖寫急遣人来喻亦不爭三四十日幸悉之

與李叔易學士

淵再拜自別後未嘗通起居之問非直寡便實無可言令茲不能無言僞辱不鄙豈勝幸甚了齋之得罪斥逐以至於死天下共知其冤至其心所規爲蒙患難而不變者自吾輩之外誰復知之知而不與之明與不知何以異頃不肖如南康時右丞嘗與之書見屬傳去已而

了齋有數百言復之中述三人皆嘗居相位者此其知右丞之必至此位以有為無疑也其遠取狄梁公又有深意今右丞輔聖主朝萬國呼吸之間掃平强敵再安宗社遂居柄任則了齋先見之明亦驗矣前語云云非付屬乎然則欲以明之實在右丞不可已也了齋諫省論事天下所共聞今皆時過之語唯王氏日錄一事則其始終所留意者盖自紹聖以来天下忠言嘉謨皆坐以謗訕宗廟之罪而其所謂謗訕者特其用意與王氏

不同而已非有異於神祖也若日錄之書詆誣譏玩上
陵宗廟見者切齒而昔之用事者反遵其言追議刑賞
故了齋以死明之其自言由熙寧以来至今紛紛不已
者其禍皆出於此書此書不復施行則祖宗之法可以
漸復不然亂亡之不暇卹其暇計一身之危辱哉其著
四明尊堯集所以痛絶王氏中間有旨取索或惡其言
之深已謫其人又禁其傳播以是留稾于不肖之姪孫
令尚在也朝廷若以為其人忠誠節義所宜尊奬則凡

有舌者皆可辯白如曰天下之禍舉在此書不可不毁毁之所以除後来無窮之患則尊尭之意其可没而不聞乎比覩詔音盡復祖宗法度贈溫公以太師之官祖宗俱可法則熙豐之緒不必偏執溫公既無過則王氏之意不當獨取然此其大目也若乃條分而件析之又在委曲講明不應茍求無事而已往者元符之末諸公皆顧惜事體爭持大中之説謂此可以靖國殊本不除禍根未剪不一二年間小人得志天下遂被其害如是

者二十有餘年春初冠難若非堯舜在上民心歸往則
祖宗基業何術可保不待遠引異時亂亡之證茲可以
監矣惟天下之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可以傳之久
遠而無弊或乃容而勿問忽而不察亦恐千丈之堤蟻
穴可潰事過而語雖悔無及矣了齋嘗有一詩相送今
謾録去觀此則知淵之言亦不可已也果蒙垂聽乞以
暇日說似右丞以不肖意為望更有聽說具于龜山書
別紙如見安止令取一觀或可采亦幸告右丞也不揆

不揆仲輔李言知已赴官久矣想常得書他日聞公得北州幕官待二年闕而去歲北州不可往故疑公決在京師或有書幸付安止寄来慰此傾想

與向伯共侍郎

淵再拜前年秋忽承泰寧葉龍圖送示所須省劄又領胡給事父子及范節推書道台意相與之厚必欲寘之賔幕使以時速来且喜且懼若無所容尋即奔走承命會至江閩接境有自衡州安仁来者云所在擾攘前途

已不可去且湖外尤甚而向公已辭新除不果赴踰嶺
而南矣于是遂反將樂居無何將樂順昌兩邑羣盜相
繼而起蜂屯蟻雜動以萬計汀邵去路不復可通展轉
賊巢朝夕恐不免乘流東下避地福唐蓋自去年中春
至八月末始獲歸見龜山驅馳水陸病疾因之歲且盡
救絮不給或謂前所差違年又公已改命鄂渚則辟吏
當隨府罷會廖用中由省曹遷右史以其般家人速不
肖參部方此月十四日離家行三程而湖東所遣人追

至伏奉十一月八日手誨敦諭勤懇實出望外非獨義當改轍其于私計尤便前此僦僕賃馬已作赴行在計更有一二事當至湘中又問之往來者謂湖東雖已平帖而由贛入桂陽自永新趨茶陵皆取途江西汀邵間道尚阻未可遽前復成留滯想望籌帷悵無羽翼耳重念淵衰遲疵賤人所鄙薄雖飢凍迫之終不忍抗容飾詞乞憐于當世君子借齒牙之餘論以活其身用是遭世艱難其屯困益甚正爾自棄不知公何從知之又辱

憐而收之情久而無倦禮過而益勤顧惟何人敢違執事者之意耶而人事參差有適然者正可歎亦可笑也然不肖此行初爲參選而往今不復爾則淅閒盤旋當亦不久度不過一月必由衢信以歸閒道稍通或不過家徑趨幕下春夏之交決見公于湖湘之上矣又未知以此得罪左右否康侯書云自公再来湖東孔彥舟既爲馬友所敗逾洞庭走荆江而東馬友亦聽帥司節制而曹成李宏者衆至數十萬又皆稟約束吳錫復肯就

招吏能出力掃平李冬至之亂生擒其衆盖不計數積歲流毒一旦廓然無事自非雄畧邁倫慮無遺策誰能有此公之勲烈于是無前比矣誠然有志之士孰不願出門下而不肖首被賞拔寧不知幸固將激昂衰懦少伸末路之感以報國士之遇而躊躇稽滯豈其情哉伏惟寛明必有以照察之也然近者妻弟自會稽回頗能道行朝事又得用中云云聖德日躋二相同心其進退人材往往合于公論康侯既有西掖之除朝廷界遣趣

之旦夕俟其至將遂大用不容退處又有言公于上者
謂宜在廟堂之上而公近者解紛排難其所成就卓卓
如此恐與康侯皆不得久于外矣正恐窮命所招僕去
而公已來如相避也儻緣天幸得遂其私心豈勝至願
又不敢以一已之私妨四海之待膏澤者伏紙敘情徒
自不皇寧耳梁溪兄弟書謹已遣去必無遺墜龜山別
時甚安有書付來介自致政以來亦頗有論譔幸其益
健了所著述也子發久聞而未之識未皇裁書第增傾

向九卒有不至者窮冬遠來路迂費倍勞苦之甚祇重
不肖之罪其還略有以助之若由虔吉而去則薪槱之
價稍平庶幾可疾到也不勝靦縷殊覺僭易又旅次不
復具外啓併望原恕幸甚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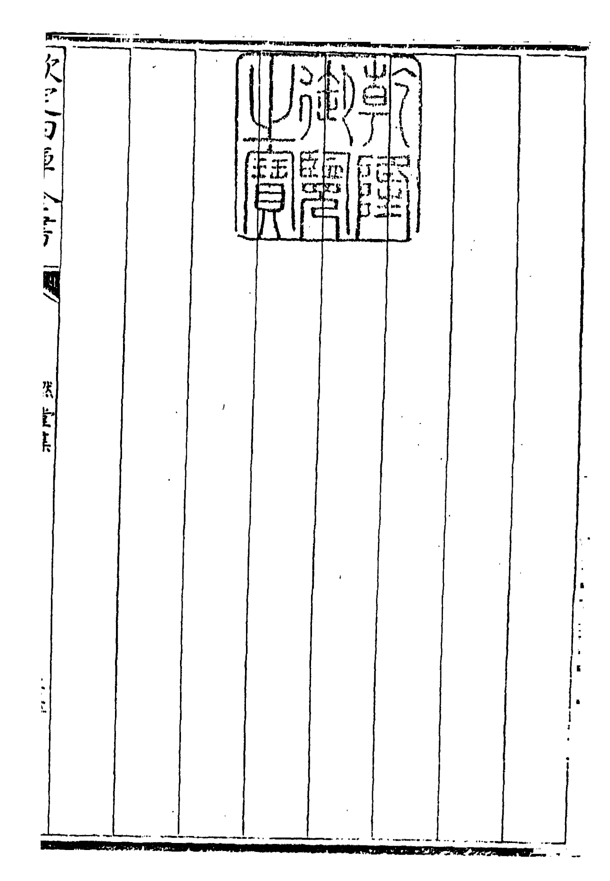
淵再拜淵受深知于門下者十年獨恨未嘗參識瞻慕
盛德無以自釋今兹誤蒙收名獲造行朝方有承顔之
幸曽未浹旬遽違教席平生所懷未及傾盡乃復隔濶

殊劇悵仰不審比日履茲作寒啓處何似伏惟豈弟宜民百福順集益祈調護寢興上副倚注下慰輿望淵不勝區區之情

平江之政未三歎月上下稱頌以為前後鮮儷豈非道之以德故其效速耶幸竊聞之賛歎無已歲復大稔想見千里之内人人飽食安居縣吏不能擾也論者多謂老成不應遠去禁掖久處外服然股肱郡得人則近壮朝廷遠推德意艱難之際所補亦不淺意公以道事君

必無彼此之間第恐聖眷素隆不容䜿虵于外也佇聞召還以慰公議

淵㬊者仰禄岳祠遽奉詔旨不敢不來既至重叠被恩皆過其分又不獲辭避衰晚迂踈以榮為懼雖復䵷勉就職實不皇安每念窮薄之甚動輒顛隮已分退藏丘壑終身不厭何意朽株尚汙繩墨無乃吹嘘過當造物者重違執事之意致此叨冒耶所恨地寒人微意廣年邁未知所以為報下情懷感而已筆墨所陳莫謝萬一


乾隆御覽之寶

默堂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默堂集卷十七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王　鍔

默堂集卷十七

宋 陳淵 撰

與胡康侯侍讀

秋暑方熾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淵前月十八日以久不奉問起居遂遣家僕上狀今必塵清聽矣方兹俟報忽拜六月初間誨翰伏審邇来尊體益健極慰瞻仰名命嚴峻旣已弗樂便可趨裝上副明主虛懷久待之意矣佇聞柄任海内所同未叅侍間伏乞為道倍萬調護謹

奉狀不宣

淵前月下旬伏蒙省劄備坐宫使侍讀薦淵應直言極諫科奉聖㫖依已降指揮令具詞業繳進竊惟制舉之設自漢及唐沿襲不廢蓋皆以待非常之才至本朝尤重其選自非精通經史百代之書深明古今治亂之變達于世務而文釆又足以發之不以應詔如淵學術荒淺議論疎濶而又年衰多病文思僻澁一無足取俾充玆選公議謂何故自聞命以来雖復自幸不敢以為榮

也况淵實無所有尤善累人往者當路或憐其窮謾加翦拂使遭廢逐令兹積垢未洗縦復不能晦迹遠遁豈可更以彈擊之餘上玷左右知人之鑒三復重言但增戰栗惟公名德之重天下歸向咳唾所及駑蹇增價誰不願出門下必有真賢實能仰副搜拔如淵不肖徒知感激而已已具辭免狀申省謹布腑腑尚兾孚察亦不敢具公啓上謝併幸原恕

又

淵區區之意已具前書不復縷縷上浼台聽誌中不可加損之喻已悉尊旨然字説雖不行於世病根猶未盡除如間日之瘧寒熱才退便若無事萬一其證尚在尤宜急攻要須見不復發乃可去藥耳元祐紹聖之事可以觀矣誠恐後之視今亦無以異于今之視昔也明道先生云但得道在勿問今與後已與人此言甚大公既無疑矣了齋云身短而事長難與急者論實中不肖之病然未能不以爲憂也徒有愧于諄諄之誨耳伏楮深

察之龜山論語及易義盡于所送去者承復索其餘更
待問楊恐必無也何由承教臨風徒切傾渴

又

淵再拜專人至伏蒙書誨方渴仰中獲聞春夏之交尊
體益康健豈勝慰釋自前月見邸報已聞給事被召中
外交慶況如淵者其喜可知而來教畧不及當是路遠
朝報未到耳如近日朝廷用人頗復求舊諸公咸集以
俟長者之至當不復辭矣衰晚于世無求但與天下蒼

生政踵以承膏澤又不知果於何日起程萬一未回鄉里間得款遂一見莫大之幸也伏紙懷想言不盡意

又

春秋傳久欲受教以相去差遠不敢面請今兹辱頒惠仰荷不棄豈勝誠感所恨未見全帙又不能無望也伊川先生曰春秋聖人之用也學聖人而見其用無餘蘊矣畧窺一二驗之于心推之于事皆可施行深切著明如見聖人筆削而躬授之計自秦漢以来雖如董生研

究恐未覩此秘也行年六十餘矣獲見斯文豈不知幸

淵已請于丞相再候乞宫祠有報若許不許皆令暫歸

計所報當在端節前後逺不出後月半間春秋傳猶有

二十卷乞及期付来至懇至懇定夫所撰思復行狀顯

道墓志與龜山所撰定夫墓志皆無本但記得思復墓

志盡載行狀之詞唯結處論世儒之失即龜山之文也

諫臣所論罪在無知葢不足辨經筵一二公尚放得下

間人又可强觧事耶承諭愧恐愧恐尚書省及免役事

初不詳聞易傳親傳者别無本今納去看畢示下幸甚
幸甚龜山文集已編成六十卷得諸楊書云爾伏恐尊
悉

又別紙

淵再拜承喻春秋傳已脫稿當已繕寫奏御矣無由一
見全帙想望函丈恨無羽翼耳淵不肖雖不足仰窺作
者之意然亦嘗竊聞一二矣至如論齊晉之事重道義
而輕功利此自孟子以後儒者所未嘗及脫或及之莫

能純一故王霸儒墨混為一區而伊吕管晏儗非其倫矣是無他知之不明講之不精故也左右傳道于巳絶復續之餘所見既的所守甚嚴而文字之妙又足以絢發之則其作聖賢于千載豈在他人乎前所讚歎不為過矣所恨衰晚未能千里負笈而承緒論若傳本巳多其藁無用蒙借録俾聰明未衰之間得以玩習他日復見公林下誾誾侃侃亦足以奉承餘誨矣不審肯賜矜許否

答胡寧和仲郎中

昨奉書久無来報意多事不暇遣人遂發家僕馳問方此縣望忽辱專介惠書獲聞邇来侍奉多福喜慰可知也尊丈名除大慰海内之望前書已具賀伏蒙誨諭益荷眷予之厚者德彙征天下之福然来教以老者為言非賤冗衰退之人所當覬望也朝夕引去終嶽祠之任即不復就祿矣末由晤見千萬為親愛重謹奉狀不宣

蒙諭及淵明事若以人物言之如雲漢在天可仰而不

可及但學者是是非非又不可茍夫正人之是非乃所以正巳也豈可以輕議為𤓰前書謂陶公何譏焉者葢謂秦漢以来道義不明諸子百家各懐私見故雖如陶公之賢亦未嘗子細觀誠有見焉非妄説也若以為雅意素有所主即棄官為是如此則晨門荷篠長沮桀溺之流不經聖人指㸃誰敢以為非乎揚子雲云古者高餓顯下禄隱不知何所據而言恐只是失身于天禄而不能去恐或議之聊以自湔耳伯夷柳下恵孔子皆以

爲賢孟子亦曰其趣一也何髙下之辯乎故論其髙淵明乃千載之士論其是古人軏㪟較然亦可見也龜山發州之任未嘗從辟葢方是時飢餓不能出門户帥司以攝闕員耳仕固有爲貧者未易疵也但尊丈既以柳下惠許之不當更引淵明例耳不就二字已悉雅意墓志第二本已送去將樂矣請知之久以病在告不曾見丞相前此甚望春秋傳来計得之喜甚旦夕叩問之金紫辭不下乞宫祠又未許不知今歲得去否

淵蒙侍讀以大科相薦自顧何人敢當此舉想出于諸友贊揚之力愧荷愧荷或云侍讀意不在科目徒欲因此振發衰懦耳果爾尤不可也淵行年六十餘日覺昏憊縱使向前亦何所補深恐緣是益重其過更為長者之累雖所幸也其能安乎近有問淵尊丈何以相知遂形論薦淵答以此翁必是見不肖與張東之公孫生年齒相上下故以其是而薦之不知淵學問名節與此兩公大縣遠也問者遂大笑因侍次幸道之

又論龜山墓志中事

差市易務事始末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癸巳生至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巳年七十荅以老不能辦事唯求一筦庫爲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爲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于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爲

然縱使得祿其可就乎蓋愼求不察吾意耳至五年秋
末果退闕因傅國華之薦名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
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祕書郎名對
且御筆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
辭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人才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
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才可薦者甚多然抱道
處晦無如楊某者顧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上
亦聞公名故始名審察又名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

就除祕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為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于墓志亦可也

攻王氏一章行狀不載墓志載之

公嘗為某言自佛入中國聰明辨智之士多為其所惑鮮不從者唯韓退之歐陽文忠立得定然佛之徒未必誠服其說其餘能文章好議論者于佛之道實未必知而恥于不知往往樂其誕而自小吏入其堂無足議者

如王荆公晚年深取其言自謂已知之而知有不盡此非同乎流俗也蓋其于儒者之道未嘗深造故溺焉而不即悟耳是以為世大害自元祐以來世之賢者多攻之而亦多不得其要領其于明道先生哀詞中論世儒之學云物我異辨天人殊觀中庸高明之學析而為二而道因以不行矣雖王氏復生不能以口舌解也其道不然也如此其見之行事顛倒悖謬蓋不可以一二舉所謂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故淵嘗

竊謂龜山諫省所論王氏一章正名其邪説誠是矣然則其流弊足以亂天下為言猶是一時之論至于拔本塞源當與待後之賢者相與推明其意如孟子之辨楊墨然後能成龜山之終也墓志所載雖用全篇亦持其端而已又可畧乎

三經義辨止載朱公有益學者之詞

龜山與給事書云荆公黜王爵罷配享嘗謂其所論多邪説取怨於其徒此三經義辨所不得已也如日錄字

說亦有少論著然此事不可易為之云云又龜山既從
蕭子壯之請為作浦城學廨記言王氏立言之謬又答
其書云向在諫垣甞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
閧然羣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言今雖有定論
而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摭三經義有
害于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云云以此兩書之詞觀之
則三經義辨用之於王氏豈無意乎又豈止為解釋文
義之不當遂欲求勝乎誠以道術所在萬世所待以開

明者不可闕耳今墓志所書止引朱子發奏疏云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某之愚見更欲少賜提掇之庶幾不與末篇所謂凡訓釋論撰同為空言也如何如何

又

淵啓令弟又荷錄示疑問至感至感果何求哉心則遠矣此兩句極幽遠有味連上文讀至此語若不足意已獨至蓋不必稽之陶公而後得龜山之為人也陶公于此功名富貴誠不足以累其心然於道則幾矣于義則

未也豈可與行義以達其道者同日語哉孟子論伊尹之取與既以謂合于道又以謂合于義其論養氣既以謂配道又以謂配義此理恐陶公所未講也何則仕為令尹乃曰徒為五斗米而已一束帶見督郵便棄官而歸其去就果何義乎孔子之言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體用不分而動靜一如矣自聖學不傳學者各任其意則有舍義而言道者佛之徒是也陶公何譏焉恐不可以龜山為比如後來再問心遠所對數條鄙意以

謂以語陶公猶未到他履踐處況于龜山此盖老人恐學者不悟其語故為是委曲辨析之詞未敢聞命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夫豈有畔岸哉嘗試以是觀之恐是老人初意更告為問過也鄒陳以師禮事龜山胡公實傳其學此居仁作行狀失於審詳之過銘序中不及淵知其意矣如以宣和御筆為當時海行指揮可謂斬釘截鐵之論春秋筆削豈復有假借乎欽服欽服

代龜山與南劍張守

比辰霜寒伏惟鎮撫多暇尊侯動止萬福某衰晚里居幸依餘庇得以苟安無足道者少意上聞今日見廵尉云縣中被符起發弓兵百五十人随吴成忠入郡防托而邑令惲于申明即日移文廵尉遣行此事係一邑利害其雖閒人不敢隠黙盖將樂經殘破之後居民近稍有歸者今歲收成十不及二三人雖畏禍而飢凍迫之其勢不能保其必不為亂比縁制置司名汀州民兵經由此地公肆刼掠甚者至盡取其家貲殺其人焚其廬

上下驚擾無處竄避尋常所恃唯甲户鎗手緩急可用
又以先次盡數揀發所賴唯巡尉少尉弓兵隂與彈壓
庶幾不逞之徒未遽猖獗而一邑善良恃以偷生今若
上稟嚴旨悉令赴郡郡中得此未必有補而蕭然新破
之邑大為闕事矣欲望矜察特免起發豈勝幸甚此不
獨區區自全之計實一邑之幸也建安之寇不知任都
統者如何處置雖擒獲可卜然自順昌將樂一帶賊所
出入並無遮障萬一假道順昌奔衝將樂未審何以禦

之前此一派直趨沙縣入尤溪如蹈無人之境為此處獨闕隄防耳因見任團練更與議之也使中草草言不能盡惟祝為民自厚

答廖用中侍御

秋暑方熾伏惟鎮撫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淵自去年劒浦違別左右至今不蒙存問方玆懷仰忽奉賜誨喜慰可知也頗聞漳南自艱難以来風物與昔無異民淳事簡賦役易辦此道已行上下相安尤解滯念不肖累乞

歸而帥座不許暮年索居凡事不便又近歲稍葺先疇庶幾退處無求而飽緣是一出前功盡廢兒輩又失學懷抱可知蓋非獨以無補欲辭行祿也丞相在南昌化弱為强易貧為富歲令既行坐以無事正是衰晚偷閒竊食去取豈不自幸然所樂不存亦自無如窮命何耳蓋自去冬至今夏月月請去謂欲周旋人情不免流滯稍涼當必行其志也恐公要知曲折故此縷縷伏乞為道保重上副眷倚下慰人望不宣

與梁兼濟提刑

比到郡承周守示及德久與龜山及左右兩書尋具咨目欲付歐承去便奉納而歐承遽行不告遂併留少貫處未發間忽家中送到正月所答手誨眷意殷厚慰勉周至大釋久仰之懷幸甚幸甚別紙論及不呼德字為非是且以見責尤荷不鄙顧不肖何者敢當此意淵作侍了齋見龜山與之書中間語及伯思先祖皆以字獨李德駿稱其官了齋謂德駿事師甚勤未有可絕之罪

理宜稱字書辭反復至數百言盖春秋書邾儀父字也而傳以為貴之之稱然則自上而稱其下以字誠可貴者此了齋所以辨而不置也又淵紹聖間嘗在京師是時了齋官博士黄冕仲為禮部貳卿二人實平生之友而了齋登科先於冕仲書問之間雖各以字呼不為過而了齋以冕仲旣作侍從止稱其官盖厚之也由是言之自上以字而稱其下為可貴若為下者以字而稱其上則幾于僭矣故凡尋常庸流之人語先達貴仕必以

官不如是者謂之不遜令淵齒雖長于同輩而學問不進德日益衰其所知所能俱落人後比之尋常庸流之人相去不能以寸其敢挾長以自欢不遜之譏乎故前此稱公以官而不以字者非敢為諂也避僭而巳耳此亦了齋之遺教也雖然公之義亦高矣身為部使者且嘗參丞相幕府之畫衆所仰戴而乃過自謙抑俯伸鄉曲之敬下同于寒賤廢棄之人非忘其勢位自克以禮者能若是乎使不肖堅守前是不復改易則公之謙抑

不彰于朋友之間而淵始得罪矣恭承雅喻敢不欽從自今謹以親戚之契知交之舊佩服来訓不敢失墜或以問焉則以公之意告之庶免于戾也姑布其情仰謝萬一不宣

又

李德駿以唐縣令距賊死于兵其家屬幸賊未至先奔京師已而南歸屢爲羣盜追及橐裝罄盡所存者唯妻與子五人餘皆被害今其妻又亡諸幼寄食于外家其

猶子鋏素隨德駿學後不利于為儒以武得官德駿家事賴此一子緩急實得其力見任黃州監稅官滿代者至矣忽為淮西漕李公所劾李馭吏甚嚴凡事必核實已追鋏赴蘄州獄豈能無罪然其家距蘄所二千餘里並無強幹子弟在彼照管妻孥即日已見狼狽實可矜憫左右離淮西未久所在必有相識或因以書往還乞為問之欲知其實以報建安幸賜留念萬一有罪固無如之何或使者以是警之亦未可知使其老母得此消

息猶可安心也得一實信活兩家之命又使死難之士其後不至填委溝壑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

又

長沙控制上流在本朝為重鎮異時內外無事亦必擇賢有才而譽望素著可以服人者為之帥不敢輕授況今艱難之際尤當遴選舉以付公孰曰不宜此有識之士所以交相慶賀而親戚朋友之間所以喜而不寐也地遠不得而慶又以無便久稽馳問先辱惠誨何勝愧

感謹因布復略致欣躍之誠伏幸照察兼濟平生有意功名未得展盡素蘊今遇聖主深知特隆委任真足以有為矣幸毋避嫌也竊惟事君之道茍得行其志願不以遠近為異湖湘雖邈在南服而地大物衆國家安危所繫儻賢者不鄙其民而繼以無倦何後效之難圖耶願公勉之異日擊壤田野得以盡年亦賴餘所及也真懇真懇

柘皐之捷真可慶者盖朝廷不得已而後用兵故報效

之速如此自此中原可據而祖宗之基業可復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淵雖罪廢聞此勝事其喜與得志而行道者無異況公出帥一方安危所繫欣快宜如何耶淵去秋輙作得茅舍數間令已遷入但初不自料所費之多故春夏以來貧困良甚或謂當請祠官近巳令人詣行朝投劄恐未必得耳若朝廷不與又不復見罪仍舊杜門亦幸事也用中春間得一相見降官殊不以為意子獻侍親安健養蒙亦無恙日夕得從遊竄迹之幸適

李興祖来自言與左右有半面之契堅要一詣湖南奉謁故得奉此書會郎中多事作字草草勿罪幸甚興祖乃叔平提舉之子于光祖為弟光祖之賢與其家世子孫之詳公既知之審矣興祖舊所得業數年来略盡往往為飢凍所迫此行蓋不得已又令歲女當嫁子當赴省試無從所出果可垂手否其窮急遠去不自斟量幸勿深訝也

又

不奉起居之問累月忽將樂寄到七月間所賜教獲聞坐鎮大藩遠近畏服啓處增勝眷集各蒙休祉大慰懐仰湖湘雖遠境倚注之重足以攄發素藴宜亦樂之第恐政績普聞行陟禁近不得久于彼耳尚阻承教臨風可勝悵惘

来諭委曲周盡足見謙予之意感荷無已朝廷今歲革積弊出人意表憂國之士初以爲慮已而帖然無事乃知廟謨固自有道也淵得祠官少解目前之窘荷恩從

欲惟知感戴聚口曰衆向者糟廒無處今又有茅舍可居行年六十有餘若復更念飢寒懷抱何時暫寛慰耶承問漫及之李興祖不量果成遠適初爲所煎迫因以數字上浼且報前書而公以不肖之故鐫俸贈之如是足矣猶復自謂不滿令人愧悚無已乘便草此併以爲謝

鄉人葉超然者要往明仲處道過長沙因得奉此葉昨爲處州外縣尉無辜爲孫帥所削令合得參部貧甚無

以為資故明仲以故舊許其来欲孳畫權攝處之然近見報此公意欲閒去切恐又失指准其為人自信太過彼如已乏絶若幸有所驅策使之乗檄詣永以養其真卒尤荷鄉里之義也至游閏二十八日長行亦有人来此相問未果附之書以葉尉相先後行耳至游可謂得所矣為之慶慰不已子猷侍老親閒居甚安與養蒙閒得會晤用中亦頻通音好光祖循義行即相見矣恐

尊悉

答李光祖

昨專人回承報教不數日黃侁歸復辱誨翰伏審近日動履之詳感慰無喻知難而未能必退固仁人君子之心也然已不待謀之人而已疾辭矣豈其素定于胷中者以退爲真也耶三復高詞但增歎服前者似續門戶之疑以公往者屢嘗爲親應舉恐有所迫耳若高尚其事善始而能終之此固朋友之所願也今之所處實無不盡自茲益茂先業恢舊家之風昭龜山之訓庶其在

此其為門户計遠矣尚阻奉承臨風增想

又

蒙喻去年辱慰問已拜領即日具報當無不達自爾至今盖又一年始奉誨音固不能不以為怪前此曾于安止書中畧及傾渴之意不知遂闕于左右也悚惕悚惕吾輩平生共學朋友間最為相知又聯親契情義特厚相濡以沫固未足為達若曰以道相忘則或未能故為别既久不得来托時于仰德之際不能無恨也僕年将

六十餘日幾何公亦不得爲少自今日日相從猶恐不及旣未能爾而書問頓踈動隔年歲其果以江湖相值爲偶然耶然則平生所以相期者後日何可望乎安止書云想公亦久無光澤之便附書此言殊有味然僕自恕之辭以謂窮愁憔悴多難之人又貧不能自遣人則以此言舍其迹而取其心可也公于此亦有所不暇乎因理前話輒復縷縷可付一笑也

集道姻事以僕首議故相關白仍令自今徑以書達兩

家之情俾公無與甚荷愛念然僕前歲因在烏洲室中夜寒附火陪公款語公因言進祖長女及嫁未有親情如將樂兩士一廖一陳似可托者至游在傍云廖已問何人婚矣僕素與子通厚因作將樂書遂及之且慶集道雖少年鰥居已為公所知是時集道方居母憂意恐服闋若令姪未許人或可問也不謂子通聞之大喜即徑求龜山老人書請于思祖而思祖與公共議許之逮信来臨安則已下定禮矣然則發此議者果誰先耶且

既許之必有以取之取之者有在則其他可畧責以盡禮彼或難從又可强耶龜山父子以為其家處之既安于我何執安之一字似有来處若不悔前議則以此恕之可也南容雖賢然孔子所以妻之者所取于彼甚溥故足以為萬世法勢利不足道學問又是無窮之事愈難望人其家有老者徇其意似不為過也如何如何

又

渊久不作書上問獲罪左右多矣謂遂蒙棄外今玆復

收八月初間所惠翰甚荷照察且審孝履支持爲慰然
踈慢之咎若何可文愧恐愧恐春間所喻崇安相見陳
進蓋嘗言之甚欲一款然始謀不來已而住家數月或
謂其豈無說故勉作此行到劍建間少留已大熱聞光
祖憔悴之甚不欲坐屈義當往慰而暑塗已難濡遲故
作浦城省程之計實乖素心亦不謂吾友急于邂逅欲
以見教也慙恨慙恨淵五月十九日到臨安是日連接
公兩書因循無便附報然雅意已黙喻矣尋被臺察之

除辭不獲從進退失措厚顔于此無以自解益以賔客
書問之煩日不遑給故至六月盡間因循義遣人至泰
寧及邵武許守處遂令帶沓目去蓋畧答前書不知如
何不達益重其罪也平生相知諒不我責萬一遂見疑
于相忘亦自取耳夫復何言前書意見容有不同若曰
經綸君子也極而亨則不敢承也令日臺屬不容言事
袞袞簿書胥吏之役日復一日非不欲脫去顧未有間
耳中司舊友固相知心若欲趍邁前昔聳動瞻聽不但

茍来無咎而已（来書之語）此是前輩如何樣人方可付以此話也淵之無狀不足望吾友所素知者縱使中司志合言從于我何所取乎已矣無復生平之意矣唯能奉身以去而已此所以有愧光祖久之不敢有所請也淵入臺已四月餘日日益多事幾無頃刻之暇以連三月宿齋故得盡答親知之書不然此書又遷延矣尚稽晤言臨紙增仰七姨孺人萬福令似承務得書尚未及報因此致意賢女想日可喜孫子安否許守有書往来否是

嘗出入龜山門下者恐或識之故及自餘唯冀節哀省
慮以爲後學模楷他無足言不宣

又

昨日齋宮中已作書欲出來附便未果今晚以雨作客
少遂檢尋得舊所惠書有合報者故再此上聞所諭賴
先疇可以少粥用給喪費豈非以不肖于此有所怪而
反之乎然毀産以具葬古人亦不許也不得爲過論莫
儀誠失禮盖所謂直情徑行者得罪宜矣杜延年事忘

其所始言公以為中前日所疑惜乎語緒未終也士為知已者死又曰士信于知已極荷見教然在不肖分上却無許多侈說但從之以圖一已之私反之以合衆論之公皆未暇耳自古相知無如鮑叔之于管仲然管仲所以報之者初不以死唯豫子狂生假智伯以欺世盜名司馬子長多愛又從而張大其事顧所從者智伯耳何足取哉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為臣而事君義不可逃而亦有去就或知而薦之于君用與不用則去就在

我矣其知在彼其用在此各不相涉也若乃用之于君
而得盡其道以是報君于知己其有遺乎故凡私于己
者不知事君也不知事君而能報知己者未之有也且
世之所謂善醫者為其能識病也膏肓之疾而以為微
疴其于識病如何哉今謂其人有起死之手而恐其誤
施於砭劑則已正名其不能起死矣又謂視為微疴猶
靳妙方毋乃故相假借而為之辭乎然不肖則以為病
者未嘗汲汲于治也雖有妙方必欲登門造席數其將

亡之證而强授之不為人操戈而逐者鮮矣故病者未嘗見用也而公以為已用醫者未嘗施藥也而公以為誤施此所以不得不疑也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光祖提以教不肖者前日之書意略盡矣歸去來兮亦當有說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今吾未嘗言難責其行言不行而去誠亦未晚不審左右以為如

何渊非好辨者以光祖責之以不見答故亦不得巳耳應之叔始欲去為貧故也自還郎及檢詳其俸尤厚而所職者有司之事力可自辦故留家無置錐之地而有七十歲之老母若必求外補須待遠闕何以為菽水之奉乎故如應之之留不肖不以為過勑局改秩辭亦得不辭亦得夫何可以不辭盖名為刪定其過我止于如此我又於為刪定無媿則凡于格法所當受者宜皆不必辭也光祖以為然否夫事不難無以見君子然又戒

于不行其所無事惟千萬亮之幸甚

又

自成才歸鄉辱所寄書蒙許垂訪六月半後可至敝里日夕望車馬之至故不復為作書以報逮七月盡間得安止来問方知尊候嘗不快于是遷延即欲專人詗動止偶為事奪未果忽拜誨翰之辱具審所苦已遂平復上下俱康健大慰飢渴晤見雖尚悠悠且喜彼此間俱無恙後會可冀也幸甚幸甚承示易傳參同契偶衰晩

空疎之人得以展玩聞所未聞仰佩不倦之誨其意良厚何以克當銘感銘感但來教以所著述取正于淵且曰龜山云亡吾道凋喪學者鮮知利善之分其責在不肖則此言過矣龜山之于二程先生相去一間耳而明道之于孟子未知所先後也二程于孟子蓋聞而知之者龜山于明道又見而知之龜山不可及矣而其所以垂世傳遠者猶未能無恨況學于龜山者初無所見聞偶為吾友所知便欲享尫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

其果足以勝其任乎就正之論雖出謙誨不敢承也如光祖之學凡出于龜山之門者未見其比至于足目俱到當于古人中求之識者皆以為然非特不肖私意也儻有所述自以為得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將誰使正之但書未出辱在朋友者幸先寓目焉有疑而未達者許其問而不拒可也如是則顧聞咳唾之音豈獨不肖一人而已乎文字浩博縱使累日披閱猶未能徧而来介趣歸輒欲留之几案晨夕玩味俟有疑焉詳具問

目并所示回納或前此晤見有期躬自叩請幸弗訝草草上復也見謂不欲流落别處已悉雅意餘惟為道厚自保練

又内柬

易傳序并發明易更三聖成書之由極詳明反復繹味不忘贊嘆易傳諸卦留來使一日兩夜亦畧涉獵大率皆可傳間有不能無疑者聞見不同也如乾坤兩卦所釋凡十八條淵所疑者往往過半若論天德鬼神潛龍

之憂樂以天下與夫直方大與孟子之論氣不同餘慶
餘殃為本不應有謂辨之不早不曰由不早辨皆不肖
所疑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上一句自是四字下句續
上意也乾卦如大象下初解文辭五句又解或躍在淵
兩句與繼剛健中正純粹精而下三句句法皆然或者
命是為乾之七德蓋不識句讀而妄有穿鑿者也又何
足辨至于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只作一句不知誰
作兩句讀来如淵之意此猶未是斷句直至不言所利

作一句乃達繫辭之義耳此等解蓋不足以見于書公

以謂淵只論一板不同已有不可勝言者遠書其可遽

以紙筆盡耶切幸亮察

又

八月間承惠教輒因回介具報當已達左右如論易處

語言疎率不見訶否范蜀公與司馬温公議論往復至

五七反猶各守所見不變當年柬牘具在若尚氣者之

為而二公情義金石膠漆也今之學者往往隨俗上下

相師以諂一有可否便成介帶前輩風流盡矣可駭亦可歎也只如吾輩中近年每以書問疎濶為非然翰墨往来亦止于叙寒温而已過不自知學無所進職此之由古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似不如此唯吾光祖不以世俗待我有書見及未嘗不以規誨為先此意厚矣敢不奉承此所以不揆淺陋凡有所疑必欲就正也不審光祖能洞察其肺肝否前書是非不敢執正欲發公妙論萬一不惜見教莫大之幸也

與鄧端友通判

中冬凝寒伏惟尊候萬福嚴作德及張彥時来俱辱誨翰亦既馳報又蒙趙巡檢所示来問得知比日啓處之詳尤以慰釋政譽籍籍已傳千里之外矣為上者得所助在下者有所賴今之監郡千百無一也度牒不許抑配金随所出産第之不拘元降數却易辦又得如吾友者奉行吾閩無慮矣淵久在臺中無補比蒙恩除因乞外補有旨不允即令供職衰晚叨冒惟劇愧懼耳尚阻

承　晤惟冀為民保練

嚴作德厲削猶未足廖丈言于鄭使既許之矣聞公與陳漕稍密可為一言否如作德臨政百事過人但一味孤寒使人難着力耳雖然不可不留意也少緘在松溪古雖放光所謂本分衲子可喜可喜獲賊即斷其臂以送獄只此一事亦自過人近年以來為守令者多務招安蓋苟求無事以自便耳刀鋸斧鑕本是除惡之物令為惡者執此以害善良莫為之禁而反命之官何以示

勸懲耶故中司于建寧之事嘗極論之恨未盡行耳恐
或以松溪事為疑畧為解之仍致意少緋經年不得書
良以為念也適此賓客擾擾撥冗作此言不能盡

又

今歲春事甚早三月末破百卉索然貧居多故暮境寡
徒先自倦游而風雨連緜只在睡中度日不知端友盛
年監郡為況果如何官事無窮亦復妨人作樂否傾渴
之極恨不得朝夕從遊也所示新茗曾經具眼人拈出

終是不同屢與佳客烹試但知感激而已見諭使之鑒別本不能辨又不敢相諛蓋嘗卜之子猷以為製造甚精若非常品然受湯無力香不遠而味短豈是今歲所得止如此或用處多均分不能廣耶子猷亦以為然且云前日答書稱好而已若以實告恐絶再來之路也僕謂不然萬一左右以此相嘗再来知易與佳品其肯輕出乎聊因致謝少叙一時往復之語想見讀至此掀髯大笑不自已也夢授舍弟曾發建安否畧無耗豈俟踏

青後方歸耶後園景物已不堪舉眼矣無由承欵臨風悵然唯冀患序保重不宣

又

秋暑可畏承患書伏審廬居摧苦孝履僅支又聞精窮佛妙深入不二法門遂至寬親平等可謂頓進欽仰欽仰病軀仍舊舊學盡廢辱發其緒餘指示心要尤副所望見諭撥置家事静以處之百病自除以謂從上祖師只是勸人休歇此語尤為徑捷但有少疑更欲就正不

能自已不肖愚鈍不盡了釋氏之書尋常于儒教中只將文王日昃不皇暇食與舜恭已正南面而已二事一處看了又嘗剽聞祖師垂訓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不審是巳休歇者猶如此唯復未休歇前亦如此也豈干對人問只以隨時二字真得休歇之意不知此是著衣吃飯外事耶為復只在著衣吃飯間耶伏惟高明詳以見曉淵既多病又為家事所牽一聞休歇之語欣然如有所得公已發端更願不惜諄諄庶幾頹齡或有

所省也近復樂覺與初夏差異稍可出入首當造謁未間更乞節哀自重不宣

與魏邦達侍郎

不奉廬側之問久矣非以哀哀多事遂忘傾仰實慮哀痛摧苦之念未解倦於應接不欲以干犢末禮上勤省覽而沈倩之来過辱記憶反蒙賜誨雖幸聞動静足以自慰然愧懼深矣不審終恕其無他否向来一幅之諭敢不聞命繼自今有便頻問起居也下情恐悚言不能

喻

淵中夏之下澣既至臨安便蒙枉教委曲周旋至于累紙感慰之甚不可為言而使人一去絶迹是以不獲上報重煩下詢益叨眷意之勤尤覺疎慢無所逃罪也族弟與沈親諸見皆蒙展轉存問顧淵何者敢辱愛念如此知幸知幸臺中無補久不能去已累知人之明似聞朝廷未許乞外殊未知所處也不知何以教之傾渴傾渴

伏聞襄事既畢種植櫝松之暇不以毀瘠形見為孝則後来追報人所仰望古人既葬讀祭禮豈以家廟祭祀猶有終身之慕也移孝為忠故是一事方當遵養之時豈忘他日經濟之業願公勉進疏食以禮自克上副宸眷下慰士夫之祝區區誠懇非以私也

又

昨沈倩經由所寓幸獲參承及歸得聞動靜之詳已足深慰況復出示台翰所以眷存撫奄之意良厚還貶之

中誰復有此顧惟以善養人無間疎遠自是長者常事然如不肖何以當之感刻感刻沈倩頗能道見念之語尤不皇安蔵之肺腑非他日面承莫能謝也

頃者往来江閩之間失于一見區區歸依之誠莫獲傾倒至今猶以為恨毎與子猷話及名德之重未嘗不欽仰也唯公議論之實著聞海内縉紳所共稱賛而積年退處未遂施設雖賢者顯晦無適不安其如人望何天其或者必有以發之正恐常情未察耳跂而望之以日

為年非私情爾也

淵今春偶遇避寇去家百里外寓居古寺中凡半年其地卑濕為甚因得足疾困卧累月至今猶未却藥中間碎累沓病有喪亡者以此憂撓人事殆廢故雖如左右之側亦不暇尋便致問也不審見案否淵年將七十縱有餘日其何能久所以未能乞骸者以家貧累重故絜不給也向蒙朝廷畀以奉祠之祿今冬當滿便可掛冠矣恐欲知邇來悉況不覺覼縷幸恕喋喋也

與胡康侯侍讀

龜山先生云亡後學無所依仰海內知識所同傷悼況如不肖骨肉之親承奉之義追念平昔教誨撫育之意苦痛摧割情當如何末由叙訴先辱誨問伏讀悲感無以為喻仰惟給事道義之託天下共聞託潤積年遽聞此訃諒深哀痛淵前年了亡室葬事後便至寧化要沈氏女子以歸忽忽冬盡至去年春始得一至將樂日與梁兼濟李光祖參隨老人杖屨劇飲連夕略無倦色至

于文字未暇詳及偶以用中迫行而別亦欲夏初再来
為久住計無何到家為足疾所苦未果如約繼聞其不
快亦謂尋常無病行當勿藥何意強健如許兩月之間
便隔生死苦痛苦痛嗟乎豈世復有此老者乎良可為
天下慟矣伏紙流涕言不能盡
淵黙喻編次龜山著述文字不可有遺此固在下懷但
多故以來不免散失已囑昭祖安止搜求十得六七矣
候成集當錄呈左右論語義比壬子年所見本又改動

前十篇及三經義辨皆有手稿又有易義三十餘卦并日錄辨數十段文義燦然久已無復增損所可深恨者未成全書耳至如中庸解及所為詩用鄒德久寫者與晚年删正雜文浄藁讀之皆無筆誤去處此已可傳無疑惟明道伊川語錄意欲修之未暇亦以不肖有室家之禍歸葬沙縣久不得往侍先生之側遂無人催趣成就此重可痛也三經義辨已校對定增入正經全文及王氏義成十卷已進去久矣尚未有報不知諸公又如

何處置也此事吾道所係非人力所可必想給事於此
亦未能忘懷也無由承教筆墨莫究所欲陳者感泣之
餘甚愧草草耳
蒙不鄙屬以徐尉已即日奉来書於丞相矣此公學有
從来志行甚篤雖微公言為上者有不知乎龜山棄斯
世復二年矣追念平昔但深悲痛聖主崇伊洛之學甚
至士大夫爭先淬厲志于利祿而已或者不知又從而
吹揚之邪説横議充塞道路吾道何其不幸也方此之

時德人云亡無所付托而至言精義隱而未著先生長者能不為天下動心否恐因正經義言可以上通聊為分別之庶幾廻狂瀾于既倒也如何如何論語義比舊加文焉以無人録呈令如來誨寫子貢問夫子為衛君一段及學而首章已改正者去如易義詩卷亦未暇録也義辨向伯海已令人寫去比之進本所無者三十段恐尊悉李光祖近得删定官近来此相會月餘而去學問智識真有以過人謾及之

頃者諫省既論伊川之學不可以訓後又有以李處廉
為言者亦行下云是呂書之文亦不易發也如聞今日
縉紳間有得于伊川者深若淺上皆巳知之憮然之詔
特迫于尚同之論耳左右被名蓋斷自嚴衷所以金字
從内出也舊例宫觀兼侍讀乃前兩府復用之漸聖意
可知矣辭劄温柔敦厚之氣溢于文詞展期之請終必
見許但未起發間催趣不已不知更用入文字否相去
差遠無由面叩切幸詳以見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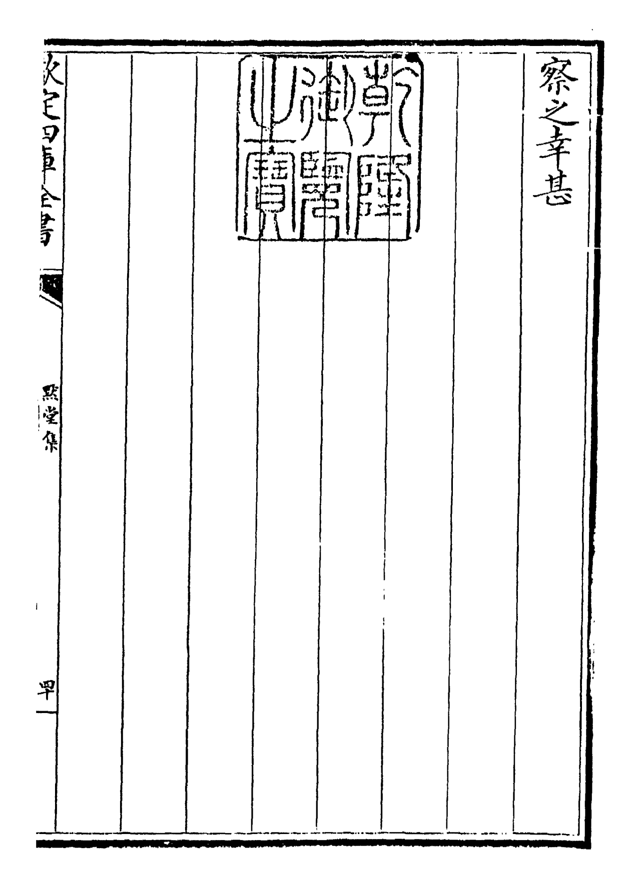
明仲舍人近寄及春秋傳印本雕造極精甚荷遠意之勤近者事閒因得反復詳觀雖不足以窺涯涘然斯文所托不出此書矣衰晚得以坐參幸甚三經義辨未有旨頒行而用中以公使錢刋本恐不主伊川之學者復動其喙其亦可已耶頃得子發内翰書以送祕府為是先是有詔奬諭指揮又寂然紛紛之論至今未静但未果抗章耳道之難明良可慮也世事儘悠悠廟堂要静以處之蓋懲前日之失恐須得真賢為衆所服議論方

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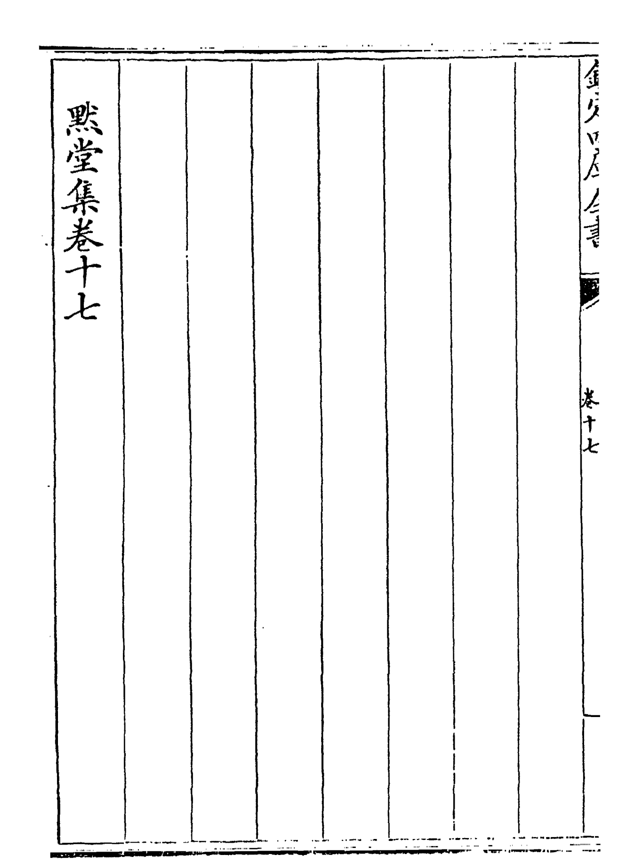
再與龜山先生諫議

淵再覆比来不審寫居維揚如何想君臣道合志意可伸然丈人今日之責實重中興之功海內朝夕以冀不知有誰相助可以成此盜賊充斥中原已為敵人所據退而保東南此孫仲謀之所甚難至于躬擐甲冑與武夫悍卒為伍百戰能勝然後能守也當時人物如周瑜輩蓋百世之士其他智勇紛出莫可悉數非如今日養

交持祿怯懦畏死之流然尚惴惴自保不敢北窺曹氏圖所以一之者何則勢不便也今敵人之禍强于曹氏而廟堂之上藐然無策天下之士鉗口結舌不敢奮身昌言出力排難以徇國家之急方是之時雖有伊傅而任之不專何益于亂由是言之丈人今日之責雖欲辭以不能不可避也如聞王公已過八座恐除中憲果爾去計不可緩也若由是遂登二府恐益負人望矣不肖至親且受教門下若曰規利而求進則不出此言唯深



察之幸甚



默堂集卷十七